

160 余年时光
64 条街道简史
30 幅架上油画
20 个故事
这是上海和上海人



陈丹燕 永不拓宽的街道

南京大学出版社

陈丹燕

永不拓宽的**街道**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不拓宽的街道 / 陈丹燕著. — 南京: 南京大学

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305-13486-9

I. ①永… II. ①陈… III. ①城市道路—保护—上海市

IV. ①K9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7847 号

图片使用授权: 上海华萃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永不拓宽的街道

著 者 陈丹燕

责任编辑 沈卫娟

装帧设计 莫小若

责任监制 郭 欣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上海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24 印张 11.5 字数 272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3486-9

定 价 5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殷雄 中山东一路外滩的风景 100×120 cm

目录

外滩漫游者	001
旧影斑驳	015
四品官与电机教授	023
花园	039
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	049
和平饭店	073
街心花园的舞蹈者	085
万国公墓墓地	089
摩登与物质	095
戴西一生中最长的一天	103
雪	111
尼可	119
大窗,王元化先生的人生地图	123
亡者遗痕	127
幸存者	141
我的手风琴伙伴	149
裘小龙	157
永不拓宽的街道	177
颜永京	187
一束菊花的重量	203
附录:64条永不拓宽的街道钩沉	223
跋	269

外滩漫游者

“也许，你在到达上海的第一个早晨会去外滩散步，为了认识一下这个大都市。”既像导游，又像上帝，还像知己，豪塞在书里就这样开始，带领读者去认识外滩。他一直认为外滩是上海的心脏，外滩的历史便是上海的历史。认识外滩，就是认识上海。我少年时代，也是在这一章的指引下来侦察外滩。现在，我再次伴随他的书重访外滩，让外滩在岁月自然形成的比较中呈现自己的面貌。这一次，我带着的译本仍旧是越裔的译本，但是新版书，仍旧是那种海派的翻译风格，敢于将字典里查不到的词连句子一起忽略不译。

从1936年，到1976年，再到2005年，它那混血孤儿的面容到底还是令人挂念。我也和“你”在一起，但我的“你”不是豪塞的“你”，“你”不是乘坐亚洲皇后号来上海的白人，“你”是个中国人。“你”对这个在中国其他地方口碑不佳的城市实际上只有似是而非的了解，因为对它的传闻实在太多了，对它的感情也太复杂了。“你”对它很好奇。这种排斥又猎奇的感情，其实与当年豪塞的“你”真有几分别相似。而我和豪塞一样，已经不知在外滩走了多少次，看过多少遍了。如今我与“你”一起重走豪塞当年的路线，的确有向他致敬的意思。

从外滩的最南端开始，那里与法租界交界。从南向北走，一排雄伟的大楼便庄严地迎向你。在爱德华七世大街转角上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是这排大楼的第一幢。这是1936年豪塞笔下的情形。到1976年，亚细亚火油大楼已成了多家上海大单位的联合办公大楼，在它某一个灰白色坚固阴沉的窗台上，晾着一条蓝白条相间的“三友”牌毛巾，那是70年代的上海人手一条的毛巾。想必，它是某间办公室的女职员午间洗脸后挂上去晾干的。想必，她是个勤快但未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家碧玉。它如今仍飘扬在我的记忆里。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栋1906年建造的大楼再次体面起来。在年末加班的晚上，大楼到处灯火通明，有时能看到在恒温的办公室窗前，穿衬衣的职员忙碌的身影。能

看到他们袖子上熨斗留下的笔直的皱褶。

在它对面，竖立着从海关门前堤岸上平移过来的外滩信号塔，那是1907年建造的一件简约洛可可式建筑物。当时它是远东最高的气象信号塔，曾经为无数进出黄浦江的船只提供每日海洋气象。现在，它则更像一座纪念碑，好看而无实用价值。它的一楼有一个小型的外滩历史陈列室，二楼有一家名叫1865的咖啡馆。咖啡馆的客人可以在等咖啡时，爬到塔顶上去看整条外滩。胜利女神雕像被日本人拆毁以后，这里就是外滩南端堤岸的最高点了。

1884年，法国神父在洋泾浜上竖立气象信号杆，从旧照片上看，那就是一根木头旗杆，上面挂着信号旗和风向标。1907年，掌管上海天文台的法国神父在海关门口建造砖木结构的信号塔，代替早年洋泾浜外滩的旗杆。1993年10月，信号塔被搬回到1884年的原处。这间清静的咖啡馆的名字，却越过了1907年和1884年，指向1865年，纪念第一个上海水文天象台在董家渡的诞生。你不要惊奇，这就是上海人在混乱历史面前锻炼出来的逻辑能力，如同埃舍尔的画。

如果你今天走进信号塔，仍可以在室内的空气中隐约闻到阴凉潮湿的气味，那是泥滩特有的气味。

1989年开始，外滩被改造过一次，那是1940年最后一栋外滩大楼竣工以后，第一次在外滩大兴土木。上海市政府拓宽车道，建造纪念碑，整修绿化带，修建地下过街通道，加高防波堤。原先堤岸上那条灰白色灰泥矮墙——因为十年中成千上万对情人衣襟和手指的摩挲已变得异常光滑细密——就消失在这次改造中。据说因为一位参加改造工程的建筑师竭力争取，外滩信号塔才逃脱本来被炸毁的命运。上海市政府为它额外支付了540万人民币，将它平移22.4米，至昔日的洋泾浜外滩处，保留了下来。它是上海第一个被成功保护下来的外滩纪念建筑。

现在，它夹在黄浦江两岸的高楼大厦间，像一座洛可可式的纪念碑，纪念上海人奋力保护租界建筑的成功，纪念他们对外滩的了解与认同，纪念他们终于表达出了对自己城市历史的愛。所以，你不要小看了这座信号塔。

你在某个天气晴朗的傍晚登上信号塔顶，向北眺望，你便看到外滩北端，外白渡桥旁边的堤岸上，有座高过信号塔和上海人民英雄纪念碑。三条细长的花岗岩倚靠在一起，像三支靠在一起的来复枪。那个纪念碑也诞生在气象信号塔平移的那次外

滩改造中,比信号塔晚几个月竣工,正赶上上海解放的纪念日。它是新外滩的重要标志:在当年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的外滩公园里,建立一座上海人一百年革命不懈的纪念碑,纪念中国人最终的胜利。据说,1950年上海市政府曾设想要将这个纪念碑放在原先华尔纪念碑的地方:外滩公园大门前。这是最典型的纪念碑思维:当年洋枪队镇压了中国人的太平军,现在中国人将所有洋人赶出了中国。胜利者的纪念碑压在失败者的纪念碑之上。

19世纪华尔纪念碑是英国式的小方尖碑;1950年的纪念碑草图,是个稳重而雄壮的意大利式纪念圆柱;现在你看到的,是靠在一起的休息了的武器。1950年的计划中,还有一组表现上海人民一百年来前赴后继的雕塑,由张充仁设计。这些草图和张充仁本人终于因西化的背景和联想而被否定,最后,连纪念塔的计划也搁浅。如今,你眺望到的这座1994年建成的纪念碑,使用当年的碑文,甚至延续了碑文上计算年代上的错误,但还是完全否定当年张充仁的草图。现在的它,更强势,更带有斯拉夫艺术的色彩。

设想一下,要是当年张充仁的草图真付诸实现,两端,由两个圆柱的高塔夹住外滩,它们的楼下,都陈列着外滩的历史照片,空气中都浮动着阴冷潮湿的泥滩气味,倒是真的和谐。但如今的现实则更符合外滩的本质,那就是无所不在的冲突。

你看这一南一北相对的矛盾,一边努力证明自己在外滩压倒一切的独立地位,一边努力保护法国神父留下的遗迹,这便是上海后殖民时代的外滩。它们这两个塔,一个在外滩的最北面,一个在外滩的最南面,遥遥相对,像一对书夹,将整条外滩夹起来,使它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细节丰富的大纪念碑。

大多数上海人都不喜欢那个新纪念塔,他们刻薄地找到上海出产的“三枪”牌内衣商标与它的一致性,将它也叫作“三枪”。但他们也并不喜欢现在这个重新装修过的信号塔,觉得它倒被打扮得越来越像个赝品。他们更蔑视那时建造的,用釉面砖贴面的地下通道,他们称其为“厕所”。其实,他们是不满对外滩的改动。即使是回到租界时代,上海人还是有话可说,他们为进入外滩公园吵闹了60年,为华懋饭店门口将中国人和“绅士”分成不同的入口大光其火。他们从来不是单纯的人,他们眼界既开阔又闭塞,对变化既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又挑剔一切变化,他们心中层层堆积着骄傲、自卑和被排斥的苦恼与不甘,对奇迹的渴望与投机的本能。这便是我们的人们,在

50年代以后朴素乡村生活方式的碱水里被狠狠洗刷过后,却仍带有经历了最痛苦的磨炼后形成的市民风格。他们是这大纪念碑中最画龙点睛的细节。

接下来,就是上海总会,它是栋古板而造作的建筑,带着些英国皇家建筑的风格,里面有世界上最长的酒吧。它后面出现的楼房,依次是日清汽船公司大楼,大英皮欧银行大楼,中国通商银行和轮船招商局,这两栋房子是属于中国人的。接着,汇丰银行大厦出现了,它有着威严的正面,还有一个庞大的白色圆顶,充满力量。两只伟岸的青铜狮子坐镇在大门两边,它们的爪子和尾巴都闪闪发光:有太多的中国人在经过时去摸狮子的爪子和尾巴,期待从狮子身上汲取力量。

是的,这是从1936年到2005年外滩一个神奇的传统,现在,人们路过那两个青铜狮子时,仍忍不住伸手去摸它们的爪子和尾巴,它们现在仍旧是狮子全身最光亮的地方。尽管那对铜狮子早已不是原物。1941年时,日本人割下这对狮子,准备送进化铁炉造炮弹壳。但不知为什么,最终,这对狮子又在战后被发现,被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现在外滩的狮子,是后来的浦东发展银行翻铸的。甚至他们也翻铸了狮子身上的割痕。你要是仔细看的话,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些割痕。

你路过时,也应该将手覆在狮子的爪子上,感受一下青铜异常细腻的微凉。物非人非,但传统犹在的感受,会复杂地触动你的心。这就是外滩的历史感。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上海从不敢在这种悠久面前声称自己的历史感。但如果你换个角度,从殖民时代引发的全球化历史一边看上海,你就会发现这个城市是全球化历史中经典的老城,它比纽约典型,比香港完好,比加尔各答丰富。在四海一家世界史中,可以说是个充满历史感的大城。

当然,现在外滩大楼都已物是人非,1936年的洋行们早已不复存在。世界上最长的酒吧也不复存在。1960年代以后,入夜后,大楼内黑洞洞的,如同一座座大山。江风横扫,被人遗弃的塑料袋贴着地面飞舞起伏,索索有声。但是,到了重要的庆祝日,外滩大楼上的外墙上会被上万只连通电线的20瓦的灯泡装饰起来。晚上七点一过,便灯火大作。外滩开灯,是上海的另一个传统,是全城欢庆的保留节目,可以追溯到英租界庆祝女王生日的年代。灯光在夜色中勾勒出洋行大楼在外滩完美的天际线,并照亮它们那些终年紧闭的巴洛克式长窗和装饰艺术的浮雕,以及安妮女王式立面和奥尼克立柱。即使在物质匮乏的70年代,节日的灯光也没有停止。那时,全城

的电灯都因为电力不足而发红,与家庭收入相比,电费非常昂贵,大多数人家都在厕所和走廊用发出蓝光的3瓦的节能灯,黯淡灯光下,脸上阴影连成一片,几乎不能辨认表情。外滩灯火通明的晚上,便像一个不真实的梦境。

人山人海梦游般缓缓掠过大楼前面的大道,人们心中涌起失而复得的感情,鞋子很容易被后面的人踩掉,因为你走得太慢,后面的人正注意灯光里的大楼,没注意你的鞋。常常在人群中,前后左右,有什么人,就说到了那些大楼的从前。从前何等的“四海”,从前何等的西装革履,从前何等的与纽约比肩,让欧洲小地方来的人都惊吓不已。搭了日清汽船公司的轮船出洋,到英国银行里炒欧洲股票和期货,上海总会里的报纸都是仆佣用熨斗烫过,才拿在手里看的。“从前”的窃窃私语也是这样随着人山人海,掠过外滩大道。“来叫 come 去叫 go,”听到过这首童谣吧?从前上海的。上海那个伟大的时代,也是 come 了,然后 go 了。要是你那时正挤在人群里,要是你转过头去寻找说话的人,你看到的,只有被千万只20瓦灯泡照亮的陌生的脸,私语声马上就停了,说话的人不会让你发现他的,而且当他发现有人来找,就再也不会说了。所以,你最好细细听着,什么也别做。这样的话,即使你没读过豪塞的书,也能大致了解那些被灯光隆重照亮的大楼的去。

那是多年前禁锢时代的往事。现在你晚上来外滩,七点以后,整条外滩灯火通明的,已经不是从前的那种20瓦的老式灯泡了。外滩不再那么诡秘和寒酸,外滩的灯那么亮,简直就像个水晶宫,你也许都可以对那夸张的灯光反感,因为它将大楼的沧桑驱散在炫耀里,暴发户的浊气重又再现。现在,外滩已不再有被炸毁的危险,它已是上海的名片,每天晚上七点到十点,照明灯都准时照亮外滩。但是,要是你与你的上海朋友说到去外滩,也许他会建议你十点以后再去,他建议你先去和平饭店底楼听一阵子老年爵士乐队的演出,然后再出来。那时没有灯光的打扰,你也许能看到一点上海人自己的外滩,那种敝帚自珍的情怀更有可把玩之处。

“那才够怀旧呀。”你的朋友这样说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想起豪塞描绘过的,在上海总会窗前望天上落下炸弹的大班们?“这时,一切都涌上心头,像一个临终的人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与清朝政府穿裹着丝绸的官员的第一次过招,太平军时代的希望和恐惧,泥城之战,到苏州河上游去打野鸭,拳匪作乱时的骚动,中国人纷纷剪去了发辫,一个被打死苦力的葬礼,一场在人行道上留下二十五个受伤学生的暴乱,一

个红军军官的到来，风尘仆仆的士兵的壮丽抵抗，沮丧的时代和失望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和荣耀的时代。”这是1936年时上海的怀旧。也许你的朋友能继续说下去，这对上海人来说不困难，“汉奸报纸在头版登出《上海解放矣》时心中的反感，战后的美国风潮，静静睡在人行道上的军队，广播电台停止西方音乐广播的那个上午内心的绝望，淮海路旧货店里堆积成片的钢琴，街头哭泣着走回家的被完全摧毁的妇女：她的窄腿裤子被剪开了，她的飞机头被剃光了，她仍旧将双肘紧夹在身体两侧走路，这是那个时代女人遗留的教养，蓝罩衣的海洋，中美《上海公报》，二十岁的上海青年‘李明’在死囚游街时被尼龙绳勒得发紫的脸，美国领事馆前彻夜排队等待签证的年轻人，一比九的美元兑人民币黑市牌价，沮丧的时代和绝望的时代，苏醒的时代和投机的时代。”你不要反感他的怀旧，也许你能将这种众说纷纭的感情看成某种模糊的文化孤独感和认同感，这个城市独有的感情。

与汇丰银行比肩的，是高大的海关大厦。海关大厦如今已经完全失去了它早年独特的中国寺庙般的样子。

你现在路过海关大厦，它还是当年豪塞看到的样子。但要是你正好是在正点的时候路过，则情形有所不同，海关大钟报时了。你听到的不是豪塞记录的西敏寺报时曲，而是1966年8月28日以后的报时曲：《东方红》。此刻，在中国其他地方难以听到的红色乐曲从1920年代亚洲最大钟楼里飘洒下来，你不要诧异，这便是后殖民时代的外滩。你心里正想到英国人赫德的故事，他为中国海关掌管了48年金库，他有一个秘密的中国情人，她为他生了孩子，而他将孩子们送回英国去了。他当年制定的海关规则使用至今。他去世后，工部局和上海道台感念他的贡献，联合为他在海关前的堤岸上竖立青铜雕像。雕像被日本人作为帝国主义在华遗迹销毁，那是发生在1941年夏天的事。2000年，另一个上海作家为他写了传记。《东方红》正在你耳边回荡着，笨拙和洪亮，有些走调，但仍旧庄严。现在已经是2005年。不知为什么，前几年恢复海关钟声的时候，没有恢复原先的西敏寺报时曲，而恢复了《东方红》报时曲。按说，这举动很不符合上海人对外滩的态度，倒像一个先锋艺术家的创作。钟声回荡的几分钟里，你心中充满了艺术家的感觉，你的鼻子从一个过路人身上闻到法国香水十分性感的微酸的气味。

你被这些彼此冲突的细节搞糊涂了。但你不要否定自己所感到的糊涂，外滩就

是一个让人糊涂的地方，1936年时的豪塞，和他的“你”，也被弄糊涂过。不过，你今天的糊涂，被岁月再次叠加，远比当年乘亚洲皇后号来的人要丰富。因为他的“你”和我的“你”之间，隔着一个全球性的“殖民后”的时代。当年殖民者落过脚，现在又离开了的地方，处处都有这样的矛盾景象。当年的外滩漫步者，在华洋杂处中体会到世界大同。现在，你则可以在海关大厦门前，再次感到这矛盾景象四海之内的相同。要是你有广阔的视野，便可知道在非洲、亚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处处都有你如今感到的冲突，处处都有外滩精神上的血缘姐妹。

然后，你就看到了面目严肃的中国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老式大楼，它与旁边的台湾银行精美的大理石立面的大楼形成了奇异的对比。接着，你就来到一栋像文件柜般窄长的大楼前，它被称为“外滩的老妇人”，是被称为大班们的卓越喉舌的《字林西报》的办公地址。随后你就看到大英渣打银行大楼，它在外滩的势力仅次于汇丰银行。

你在渣打银行门前停下，看打扮入时的男女们鱼贯而入，你在他们身上认出了美国牌子的皮包，意大利牌子的皮鞋和丝巾，法国牌子的上装，其实，这些牌子都是跨国生产的，你可以在世界各地买到，包括上海、香港和东京，还有新加坡和汉城。海关大楼前那个一身法国香水气味的女人，此刻也拐进楼里去了。那里现在叫 Bund 18，是外滩新兴的高级娱乐场所，里面有欧洲顶级奢侈品的旗舰店，米其林三星的西餐店，以及外滩最好的秀场。和纽约、巴黎、米兰、柏林和维也纳等地的做法一样，外滩也将原先的老房子整修成高级消费场所，挂着全世界一样的新款衣裙，提供全世界一样口味的法国餐，接受全世界都接受的信用卡，说着全世界一致的标准英语，一种没有美国口音，也没有英国口音的标准英语。你一时感到恍惚，这个情形，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都会一角看到。然后你看到一个告示牌立在大门旁边，原来，这里有一场欧洲奢侈品展览开幕。这一年，全世界的奢侈品都将眼光转向中国，寄希望于中国富人的虚荣与心虚。

外滩此刻再次站到了中国与世界相汇的前沿，这次不是洋行，是跨国公司的产品。

接下来，在南京路外滩的拐角上，你便看见了非常眼熟的欧洲老家的建筑：皇家饭店。现在，你已经站在上海最重要的十字路口上了，这里是外滩伟大楼群中的一

个休止符：南京路。你混在马路上一打黄包车和数辆往返的电车中，左奔右突，过了马路。于是，你的眼睛就跟着高耸入云的沙逊大厦一路向上望去。这是全上海最高的建筑。你绕着它看，看到这式样摩登的建筑，看到大厦门楣上写着“华懋饭店”的大字招牌，你还能在窗外看到里面精致的店铺。

当然，现在你看不到1936年那些精致的店铺了。现在你也许要抱怨和平饭店底楼店铺的杂乱，货物质量的可疑，衣服式样的粗俗，“外滩就这个水平。”你冷笑一声。

华懋饭店早已改名为和平饭店，当时上海最豪华的饭店现在只有房子还在原处，里面的一切都已变化，地毯换了，因为大多数地毯已经在1944年就毁了，当时中国员工为了抵制使用饭店的日本海军部办公室，常常在地毯上小便，使腥臭的气味弥漫在整栋大厦。家具换了，1983年饭店内部大修，更换了全部客房家具。将华懋饭店时代的家具成批卖给南汇的一家招待所。当然，浴缸换了，水喉换了，电梯换了，餐具换了。现在你要是走进去看，心情也许不得不在物是人非，或者物非人非两者之间摇摆。

但你能看到无数的猎犬图案，在铸铁窗架上，在建筑顶端，在从前留下来的台柱上，那是沙逊的标志。你能看到装饰艺术风格的彩色玻璃，看到青铜灯具上曲卷的线条，看到大堂里华丽的遗响，那是1920年代末风行一时的风格，那是爱赶时髦的维克多·沙逊的遗迹。他在外滩建造与孟买的TAJ MAHAL、加尔格达的GRANT EASTERN以及新加坡的RAFFLES同样豪华的饭店，为外滩奠定了花哨而混杂的浮华基调。你在这里，不得不想起沙逊来，想起他的祖先如何靠鸦片贸易起家，暴富，他如何在租界末年时将三代积累的上海财富从印度带来上海，将沙逊家的事业在上海推向顶峰。

这外滩最高的建筑真是为他挣足了面子，那些不认同他是英国人，也不想在上海的社交圈子里给他一席之地的英国侨民们，不得不以参加华懋饭店顶楼舞会为夜生活高潮，以到华懋饭店底楼咖啡店会朋友为时髦，以在华懋饭店的裁缝店订制礼服为荣。维克多·沙逊借此将自己镶在上海最起眼的衣襟上，像一颗最大的钻石。如今你想着这音讯杳无的犹太人，不禁要同意某些人的说法：这座无人舍得炸毁的华丽摩天楼，就是沙逊家族在外滩的纪念碑，纪念他们四代人在上海滩的功绩，也纪念海外英国人在泥滩上创造了豪华都市的伟大创造。大厦顶端，是一个绿色的金字塔。

他本人的套间,就在金字塔覆盖下的顶楼,那里可以看见四面风景。不禁要赞叹这犹太人尖锐的聪明,他用这大厦做成了多少事!

在金字塔下的沙逊套间里,有一间用印度出产的黑亮如镜的大理石贴面的私人盥洗间,他从不与人合用它。1936年时,从他盥洗间的窗口望下去,能看到英国领事阿利国的铜像。现在你要是有机会进入这间盥洗间,就能看到1989年在大理石墙上加钉的铜牌,标明这间维克多·沙逊的盥洗间已作为文物,受到法律保护。而从盥洗间的窗口望下去,阿利国铜像已经不见了,现在的铜像,是1949年的第一任共产党上海市长陈毅。在外滩盛传,当年有人向陈毅建议将外滩大楼全部炸毁,彻底消灭租界遗迹,但陈毅没有采纳。

沙逊大厦在陈毅时代成为和平饭店。多年以后,我去那里,见到了总经理,当然,他早已不是沙逊时代忠心耿耿的经理奥瓦迪亚(Ovadia)了。这个总经理出身于和平饭店时代的服务生,年轻时代就进入和平饭店工作。他曾指着一处族徽问我:“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小心地看看他,然后发现这不是句反问问句,他是真的不知道那两条犬和一块盾牌象征着什么。但我认为维克多·沙逊不会对此十分失望,70年里,中国沧桑巨变,而他的大厦仍旧存在原地,并使用着,他家的族徽仍旧在大厦里到处可见。他远比其他大班幸运。甚至他当年禁止别人进入的盥洗间,现在也立了一块黄铜片的牌子,作为文物保存。时间流逝,沙逊大厦原来那种暴发户的生硬已渐渐被岁月沧桑磨平,这里已成世界各地怀旧者的天堂。人们来这里重温20年代的建筑,追忆20年代的浮华,温习20年代的音乐,遥想20年代的人生,寻找20年代成熟欲滴的殖民地风情,他的名字也因此永远被留在了外滩,他的故事也因此而永生。

外滩的纪念碑一百多年来此起彼伏,从阿利国到陈毅,从常胜军到人民英雄,从英国人赫德到以顾正红为蓝本的上海工人,但沙逊大厦却永远无法抹去。伏在满是灰尘的窗台上往下看,你也许会再次赞叹维克多·沙逊那洞悉了整个殖民时代的聪明。

豪塞在书中假设“你”经过沙逊大厦,向上海的纵深走去。“你”经过惠罗公司和中美图书公司,然后来到永安公司一段。他描写了沿途中国食物的气味,中国人发出的声浪,中国人缓慢的方步,上海小姐的苗条和时髦,药店里的干田鸡奇怪的形状和人参与小孩身体的相似,金店里用银子铸成的宝塔,还有弄堂口代人写信的小摊,以

及对无所不在的黄包车以及黄包车夫的惊叹。当然他也写到了苦力发出的声音,他也用了“唱”字来形容苦力在搬运时发出的“吭哟”声,与其他外国人在工部局近90年的记录里不断表达的对号子声的厌烦所用的词一样。我试图寻找一个更合乎中国苦力号子中的“苦吟”的词,竟然难以找到一个完全对应的英文词。但他显然是理解号子的上海性和中国色彩,所以他将它算进上海的亚洲特色里。然后,他断言,“上海无疑是一座中国城市。这些街上的嘈杂,景物和气味完全是亚洲式的。在8.66平方公里的公共租界里,一百万中国人过着亚洲式的生活。”

60年以后,在上海出版了一本由一群年轻的上海史专家编写的大型图片册,介绍上海历史沿革。他们将南京路称为“世界主义的大马路”。他们都太年轻,没有亲身考察过37年前的南京路,但他们有照片和历史记载为证。还有作为上海土生的知识分子,自幼在家庭聚会和私人的旧照相本以及老人闲谈里承接的城市民间记忆,给他们的方向感。他们提到中美图书公司里的欧美新书以及那些书对上海文化的影响,四大百货公司出售的最新世界各地百货和那些货物对上海人世界观的影响,他们提到白俄的小西餐馆,犹太人杂货店,带有模糊的德国色彩的德大咖啡馆,西伯利亚皮草行,芭蕾舞学校,以及中国人自己开设的西式照相店,他们将这种斑驳杂陈统一在上海的世界主义情怀之中。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主义是一种从旧帝国的禁锢截然相反的状态,他们继承了那时每星期都要去中美图书公司逛一逛的文化人对现代性的敏感和热衷。与从美国来的豪塞不同,他们由衷地看到了上海的全球性。而这种对全球性的指认,与他们对上海被禁锢和被迫在几十年里与内陆趋同的现代史耿耿于怀的心情,有深刻的联系。

也有说得很公允中肯的,如H.瑟金特描写的上海:“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华洋面貌势均力敌。这地方,就像一个历史学家所形容的那样:两种文化交汇,但是谁也没占到优势。在建筑方面,上海让人想起北欧或者美国。新古典主义的摩天楼和百货公司在商业中心排成了行,仿造的都铎王朝式样的房子和西班牙式的庄园在郊外到处都是。上海的天气加强了印象,它那冬凛夏酷的天气让从纽约来的人好像回到了老家。上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影响了中国前途的政治斗争。如上海的外国居民一样,大多数中国人也来自别处。这个城市给了中国人一个从内部与西方联系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机会从一个严酷的社会系统里逃开。他们通过从服装到政治

的大小新式的、时髦的和大胆创新的事物与上海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相信上海象征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看见它用 20 世纪闪闪发光的现代化感染了整个中国。”读着她的句子，才体会得到那些带有各自真实的立场的指认之有趣。

对上海身份的不同看法，如同人们对一个欧亚混血儿的看法相似。欧洲人看他，一眼看出更多的亚洲人的细节。而亚洲人看他，活生生就是一个欧洲人。各自都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混血带来的模糊性，让人有可能如此地为他的身份争论不休。也正如欧亚混血儿通常会遇到的身份危机那样，上海的内心也充满了对于归宿的冲突与不甘。他常常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谁，应该属于谁，感情上又倾向于属于谁。这个含混的身份意识在被西方征服过的愤怒中国的背景上简直触目惊心，它是上海的原罪：一个在东方文明古国血统不纯的原罪。

你也许因此想起上海人多年以来闪烁躲藏的眼神。

再过去，就是宋子文的中国银行了，它设在德国总会的原址上。

是的，你当然也想起了外滩著名的爱国主义故事，这是每个在 1970 年以前出生的孩子都熟知的。当年中国银行在沙逊大厦旁边建造大楼，正是中国建筑师在上海兴起中国文艺复兴的年代，中国建筑师在现代建筑中运用中国元素，中国银行正是一个代表作品。中国银行预计要建造成外滩最高的大厦。但由于维克多·沙逊的阻挠，最终中国银行只能削减楼层，比旁边的沙逊大厦矮去 60 厘米。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每个学龄的上海孩子都被老师带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每个孩子都拼命仰头，想看清那 60 厘米的差距。你在经过时，再次仰头看了看，实际上，从楼下，什么也看不清。只看到两栋大楼外滩的装饰线的不同，一边是装饰艺术的曲线，另一边是中国式的云头。华洋冲突在外滩实在不能避免，这是你从不追究大楼高度传说的真实与否的原因，你就将它当成一种象征，接受下来。是的，你应该相信华洋冲突的真实和必然，也不必害怕，其实，它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双边关系，是上海式的实用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要是中国人真的强势了，就可以直接超过沙逊大厦呀，没有实力，就再努力吧。上海人常常这样想。

后面的大楼，是日本正金银行，意大利劳埃德商船协会，再往后，你就看到了一栋著名的建筑，里面有老而弥坚的怡和洋行和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再向北去，就是扬子保险公司、汇理银行和日本邮船会社。最后，在外滩最古老的奢侈地面上，一直

向北,直至苏州河岸边,英国领事馆坐落在那里。

现在,你看了一眼从前怡和洋行的大门,看到门楣上被砸平的花岗岩,那上面曾经雕刻了怡和洋行的标志,你又看到门前的花岗岩上加钉的铜牌,1996年,上海市政府为外滩申报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为外滩每栋大楼加钉了铜牌,一一说明大楼的历史和名称沿革。你真是被外滩累死了,懒得再走几步,去看最后一块铜牌,那是外滩最古老的建筑,一栋完好保存下来的东印度公司式建筑,那就是豪塞提到的旧英国领事馆。上海人称它为“外滩源”。

你看到北京东路口上一块遍布碎石的地面,那是友谊商店被拆除后留下的空地,这里是旧英国领事馆著名的草坪。上海要按照1940年代的面貌恢复“外滩源”,已经在全国的报纸上吵得沸沸扬扬,上海人辩解自己的行为,是尊重历史原貌,连同城市的文脉。北京人则视此为殖民主义遗风,丧失民族自尊心和立场。果然,1958年的友谊商店被拆除了。为了保护附近一棵旧英国领事馆时代的樟树,和不远处的旧建筑,大楼用人工拆除的方法。你知道,这块地面在规划中要建造一家超五星级的酒店,但本地人更希望恢复当年远东最大的草坪。而规划中将外滩公园与这片草地连接起来,这是当年英国领事不敢设想的美景。这就是反对“外滩源”的声音说的,这个规划做了当年殖民者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你探头望了望那片狼藉的街区,那里一派人去楼空,等待改造的寂静和肮脏,能看到建筑物上用大红油漆标明的巨大“拆”字,能看到堆积的垃圾。透过乱石地,你看到远处的旧英国领事馆后院,《孽海花》里曾描写过19世纪那里的一场赏花会,你看到后花园尽头的协和教堂,那里曾是达温特教士研究洋泾浜英语的地方。现在,那个总是出现在旧照片里的哥特式钟楼已经不见了,剩下一个用黑柏油草草封上的顶。能看到教堂屋顶上晾着一床蓝色小花的棉被,还有白色的机织棉袜子。里面居然还住着人。你想,也许是钉子户?

此时,你已经走到了外滩的尽头,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你的右侧,看起来更高大了。外滩源在你的左侧,你能预见到那些大楼、草地和街道,在清除了1940年以后的所有痕迹以后,将会恢复怎样的面貌,会是何等浮华的世界主义狂欢地。你站在两者的中间,想:上海人当真想回到外滩源,再名正言顺地向世界出发吗?他们竟然是当年英国人精神上的传人吗?不善言辞的上海人拥有外滩大楼几十年,一直都小心使用,不